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large, gnarled tree on the left side, with its roots exposed and growing out of a rocky cliff. A man in a dark suit stands on the right, looking up at the sky, holding a pair of scissors. The background is a cloudy sky. The title 'Horns' is in red, and '野樱桃树下的' is in black. The main title '背叛' is in large black characters. The author's name is in brackets, and the translator's names are below it. A red line with a dot is drawn across the title and author information.

HORNS 野樱桃树下的

背叛

[美] 乔·希尔 (Joe Hill) / 著

翟晓婷 赵娇娇 / 译

背叛，从一开始就存在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最黑暗的秘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HORNS 野櫻桃樹下的

背叛

〔美〕乔·希尔 (Joe Hill) / 著

翟晓婷 赵娇娇 /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樱桃树下的背叛 / (美) 希尔著; 翟晓婷, 赵娇
娇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201-08770-2

I. ①野… II. ①希… ②翟… ③赵…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3299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 32 开本 28 印张

字数: 314千字

定 价: 39.80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地狱 /1

第二部分 樱桃 /67

第三部分 火诫 /157

第四部分 修理者 /287

第五部分 米克与凯斯的福音音乐 /353

第一部分 地狱

第一章

那天晚上，伊格·派瑞斯喝得酩酊大醉，做了许多可怕的事情。第二天早上，他一觉醒来，头痛欲裂。伊格伸手按了按太阳穴，却摸到一对尖尖的突起物。但身体实在太难受了，眼睛红肿，虚弱不堪，所以起初他并没有在意那对“突起物”——宿醉使得他根本没法去在意或担心任何事情。

伊格踉踉跄跄地晃到马桶边，隔着水池瞥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他的头上竟然长了一对角！伊格吓得身子一沉，尿在了自己脚上——才不过十二小时，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第二章

伊格匆匆穿上那件咔叽布短裤——这还是昨天的那身衣服。站在洗手池前，他使劲地探着身子，想要看个究竟。

那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角，只有他的无名指那么长。与头相连的部分很粗，顶端却像个向上翘起的钩子一般又细又尖。这对角藏在他惨白的皮肤下面，只在尖上露出一抹红色，看起来就像得了皮肤炎，红肿丑陋。那针尖般锐利的角仿佛随时要戳穿血肉而出。他抬手摸了摸，那角尖俨然是有感觉的，竟有一丝酸痛。手指顺着角触摸下去，他能感到平滑而紧绷的皮肤下坚硬的骨质。

起初伊格认为，他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完全是自作自受。前一天的深夜，他去了老铸造厂后的那片森林，也就是玛丽安·威廉姆斯被害的地方。那里有棵遭受病害的野樱桃树，树皮早已剥落，露出了斑驳的树干。玛丽安被人发现的时候就像那棵树一样，全身的衣服都被脱光，胴体一丝不挂地裸露着。现在，玛丽安的几张照片被精心放置在树枝上，一个插着一束褪色柳的花瓶摆在一旁，花束中的贺卡经过日晒雨淋早已变得扭曲发黄。不知是谁——或许是玛丽安的母亲——留下了一枚装饰性十字架，上面别着一枝黄色尼龙玫瑰，还有一尊塑料圣母像。圣母一脸傻笑，活像个智障者。

他受不了圣母满脸的假笑，受不了那个虚伪的十字架，受不了

这些狗屎。玛丽安在这里因头部遭受重击而流血致死——去他妈的十字架和黄玫瑰！这好比铺着印花坐垫的死刑电椅，讽刺至极。看这场景，似乎有人想把耶稣请来救活玛丽安。但耶稣总是来得太晚，根本就无济于事。在玛丽安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不见踪影。

在酒精的催使下，伊格愤怒地将十字架一把扯倒，狠狠地跺进污泥里。他想撒尿，于是就直接尿在了圣母像上，恍惚间还不小心尿到了自己的脚上。大概就是因为如此亵渎上帝，所以头上才生出角来。不对，他感觉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还有些什么事，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因为他喝得实在是太多了。

伊格把头转来转去，从各个角度仔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触摸头上那对角。这两根骨头究竟有多长？另一端是不是还有根？会不会刺入他的大脑？想到这儿，洗手间里突然一阵漆黑，好像头顶的灯泡突然变暗了。但是，这突如其来的黑暗似乎是来自他的眼睛深处、他的脑袋内部，与灯泡无关。他紧紧抓住洗手池的边缘，等待虚弱感赶紧消散。

他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死期将近。这是多么显而易见的事情。某种东西正在侵入他的大脑——好吧，就当是个肿瘤。那对角其实是不存在的，完全是他想象出的幻象。肿瘤正在吞噬他的大脑，让他看到幻象。如果他真的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那么或许他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想到自己就要死了，伊格突然感到解脱，一种快感涌遍全身，就像在水下待了太久，突然又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一般。伊格曾经差点被淹死，而且从小就有哮喘病，对他来说，能够呼吸就很满足了。

“我病了，”伊格喘息着，“我就要死了。”

他将这句话大声吼出，努力平复自己的心绪。

虽然知道头上长角只不过是看到的幻象，伊格还是对着镜

子反复审视自己，希望那对角会消失。可惜事与愿违，角还在。他心急火燎地揪着头发，想用头发把角遮起来，至少在去看医生前不被别人发现。可是转念一想，又停下手。这东西只有自己能看到，别人又看不见，这样做实在是太愚蠢了。

伊格摇摇晃晃地走回卧室。被子堆在两边，床单上还有格兰娜·尼克森睡过的杂乱印迹。伊格不记得跟她一起睡过，甚至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到家里的——这是昨天晚上丢失的另一段记忆。在看到这一幕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人睡的，他还以为格兰娜在别处过夜，同别人睡在一起。

前一个晚上他们一起出去过。伊格喝了一会儿酒，情不自禁地想起玛丽安——再过几天就是她的祭日了。随着一杯杯酒被灌下，伊格对玛丽安的思念越发强烈，也越发觉得格兰娜处处不如玛丽安。格兰娜的文身、假指甲、摆满迪恩·库恩兹^①小说的书架、香烟、犯罪记录，每一样都在提醒着伊格，她不是玛丽安。看到格兰娜坐在桌子对面，伊格顿生怒气。他觉得自己和格兰娜在一起是一种背叛，尽管他也弄不清这是对玛丽安的背叛，还是对自己的背叛。格兰娜不断伸出一根手指抚摸他的指节——她本想一展自己的温柔，却不知怎地激怒了伊格。他忍无可忍，起身逃到男厕所，在里面躲了二十分钟。等他回来时，包厢已经空了。他坐下独酌了一小时，看样子她不会回来了，而自己却没有感到丝毫愧疚。但就在那天晚上的某一刻，他们还是睡在了一张床上。这张床，他们已经同睡了三个月。

伊格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嘈杂的电视声，看来格兰娜还在，还没有去美容院。伊格想让她开车载自己去看医生。刚刚那阵“人之将死”的轻松感转瞬即逝，伊格已经开始担忧以后的日子：父亲会强忍着

^① Dean Koontz(1945-) 美国著名悬疑小说作家，作品超过三十余部。

痛苦的泪水，母亲会假装出高兴的样子，等待他的是无休止的静脉输液、治疗、化疗、无助的呕吐、恶心的医院饭菜……

伊格蹑手蹑脚地走到隔壁客厅。格兰娜正坐在沙发上，身穿“枪与玫瑰”^①的背心和褪了色的睡裤，向前弓着身子，胳膊肘撑着咖啡桌，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甜甜圈。她面前放着一个盒子，里面盛着三天前从超市买来的甜甜圈，旁边是一瓶两升装的健怡可乐。电视中正在播放日间脱口秀节目。

格兰娜听到了伊格的动静，眼皮沉沉地抬了一下，然后不以为然地盯着他，最后又把目光转到了电视上。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我的挚友是个反社会者”，肥头大耳的乡巴佬们都恨不得拿椅子砸对方。

她根本没注意到他的角。

“我觉得我病了。”伊格说。

“别在我面前装可怜，”格兰娜回答，“我也醉得不轻。”

“不是。我是说……你看看我，有没有哪里不对劲？”伊格继续追问，想确认格兰娜的反应。

格兰娜漫不经心地转过头来，透过睫毛仔细打量着伊格。她昨夜涂的睫毛膏还没有洗掉，现在已经变得有些污黑。格兰娜有着光滑圆润、惹人怜爱的面容和同样光滑细腻、富有曲线的身材。她几乎可以去当模特了——如果哪里招加肥版的模特的话。格兰娜比伊格整整重了十五磅^②，不是格兰娜胖得离谱，而是伊格瘦得可笑。做爱的时候，格兰娜喜欢压在伊格的身上。每次她都会把胳膊肘压在伊格的胸口上，试图将所有空气从他的肺中挤出来。格兰娜就是喜欢这种令人窒息的性爱，不顾任何后果。伊格每次都不得不痛苦地挣

① Guns N' Roses，美国著名摇滚乐队。

② 1 磅=0.4536 千克。

扎,而且他知道很多名人都死于这样疯狂的性爱。真是不可思议,许多音乐家都因贪恋这种一时欢快而命丧黄泉——凯文·吉尔伯特、松本秀人和麦可·哈金斯就是如此。当然,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伊格可不愿意去想这些人。内心的魔鬼,人人皆有。

“你还没醒酒吗?”格兰娜问。

看伊格没反应,格兰娜摇了摇头,继续看电视。

果然如此。如果格兰娜看到了伊格的角,她肯定会吓得大声尖叫。但是她没看到,因为它们根本就长不在伊格的头上,而仅仅是他脑袋里的幻象。如果他现在去照镜子,可能也不会看到自己头上有什么角。正这么想着,伊格瞥见了自己在窗户上的倒影——那对角还在他的头上。窗户上的他只是个光亮透明的人影,活像一个恶鬼。

“我觉得我需要看医生。”伊格说。

“你知道我需要些什么吗?”格兰娜问。

“什么?”

“再来一个甜甜圈。”格兰娜边说边向前凑着身子,凝视着打开的糕点盒,“你觉得我可以再吃一个甜甜圈吗?”

“谁拦着你了?”伊格的声音平淡得都不像他自己了。

“我已经吃过一个了,而且我一点都不饿,但我还想吃。”格兰娜转过头来盯着伊格,她两眼放光,看起来既害怕又渴求,“我想把整整一盒都吃光。”

“整整一盒。”伊格重复道。

“我连手都不想动,就想直接把脸埋进去猛吃。我知道这会很恶心。”格兰娜拿手指一一数着盒子里的甜甜圈,“六个。你觉得我可以再吃六个甜甜圈吗?”

伊格的恐慌难以平息,他感觉太阳穴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压住了。格兰娜刚刚的胡言乱语,令这个奇怪反常、噩梦般的早晨又多了一

分诡异。

“如果你这是在恶心我，还是算了吧，我跟你说了我不舒服。”

“我想再吃个甜甜圈！”格兰娜坚持道。

“吃！吃！我根本不想管你！”

“那好吧。既然你让我吃……”格兰娜说着，又拿了一个甜甜圈，掰成三快，一块一块地塞进嘴里，却迟迟不咽下去。

很快，整个甜甜圈都塞进了格兰娜的嘴里，将她的脸撑得鼓鼓的。她轻轻地合上嘴，用鼻子深吸一口气，然后用力往下咽。

伊格看着格兰娜的反常举动，觉得令人作呕。以前她从来没在自己的面前这么做过。初中时有些孩子会在食堂里故意做出恶心人的样子，但在那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这样的举动了。格兰娜困难地咽下甜甜圈，急促地喘着气，然后抬起头焦虑地看着伊格。

“我压根就不喜欢这样，我的胃很疼。”格兰娜说，“你觉得我还要再吃一个吗？”

“你都胃疼了为什么还要再吃一个？！”

“因为我想变很胖很胖，比现在更胖，胖到你再也不想答理我。”格兰娜伸出舌头，舔了舔上嘴唇，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昨天晚上我干了一件很恶心的事情。我想告诉你。”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伊格的脑海中又一次闪现出这种想法。也许这只是一个奇怪的梦，但这个梦却阴魂不散，而且每个细节都极其逼真。一只苍蝇爬过电视机屏幕，一辆小汽车静悄悄地开上路。每一个场景都自然而然地连接在一起，混在一起，就变得如同现实一般真实。伊格对加法有着特殊的天赋。上学的时候，数学是伊格最擅长的科目。其实他的道德课成绩也很好，但他从来不把道德课当成正经学科。

“我不想知道昨晚你干了什么。”伊格说。

“就因为你想知道，所以我才要告诉你。我要让你恶心，给你个离开的理由。我知道你所经历的事情，大家是怎么说你的，我为你感到难过。但我就是受不了，受不了每天早晨醒来都看见你躺在我身边。我就是想让你离开我。如果你知道了我做的恶心事，你肯定会走，我就能自由了。”

“他们是怎么说我的？”伊格问她。真是个愚蠢的问题，因为他本来就知道。

格兰娜耸耸肩：“说你对玛丽安做的事，说你是个变态杀人犯。”

伊格顿时呆若木鸡，死死地盯着格兰娜。他满心惊叹，为什么格兰娜每次说出的话都比前一次更狠毒。而且她总是能脱口而出，毫无顾忌，没有一丝羞耻或尴尬。

“那你想告诉我什么？”

“昨天晚上你放了我鸽子，后来我遇见了李·图尔诺。你记不记得，中学时候我和李是一对。”

“记得。”伊格说。他和李曾经是好朋友，但是那个“曾经”已经离伊格远去了，随着玛丽安的死而逝去了。当伊格被认定为强奸谋杀嫌疑犯时，维持友谊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昨天晚上在酒吧，他坐在后排的包厢里。你离开后，他给我买了杯酒。我已经很久没跟他聊过了，忘了他是个多么好的倾听者。你也知道李这个人，他从来不会瞧不起任何人。他对我真的很好。过了一会儿你还没回来，他说我们得去停车场找你，如果你走了，他就开车送我回家。但是走到外面后，我们情不自禁地拥吻起来，就像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样。我失去了理智，甚至跪下来帮他口交，周围还有几个家伙在看着。从十九岁起我就没做过这么疯狂的事情了。”

伊格想大喊求救。他需要逃离这个公寓。空气太沉闷了，他感觉有双无形的手紧紧地攥着他的肺，让他喘不过气来。

格兰娜又弓着身子凑近那盒甜甜圈，表情平静沉着，好像刚才告诉伊格的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家里没有牛奶了，热水没有了之类的。

“你觉得我可以再吃一个吗？”格兰娜问，“我感觉胃里舒服些了。”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格兰娜转过头盯着伊格，淡蓝色的眼睛闪着光，激动异常：“你说真的？”

“关我屁事！”伊格大吼，“吃吧，肥猪！”

格兰娜笑了，脸颊浮现出一个酒窝。她弯下身子，一手拿着盒子，把盒子推到合适的位置，直接把脸埋进去。她舔着自己的嘴唇，怪异地喘着粗气，还发出响亮的咀嚼声。她的嘴巴再次塞得满满的，肩膀也跟着耸了起来。她不停地吃着，不停用手往嘴里塞甜甜圈，即使整个腮帮子早已被填满，鼓了起来，她也没有停下的意思。一只苍蝇在她头边嗡嗡地飞来飞去，似乎也在烦躁不安。

伊格斜着身子走过沙发，直冲大门而去。格兰娜稍微直了直身子，气喘吁吁，将眼睛转向伊格。她的目光惊惶不安，而她那鼓鼓的脸蛋和湿乎乎的嘴巴还沾着甜甜圈的糖汁。

“呜呜，”她呻吟着，“呜呜呜……”伊格分不清她的呻吟是出于享受，还是出于痛苦。

伊格转过头。那只苍蝇落在了格兰娜嘴角，她突然伸出舌头，同时伸手把苍蝇困住。她把手放下时，苍蝇不见了。格兰娜的下巴一上一下，嚼得起劲，把塞进她嘴里的东西全部嚼成了糊。

伊格夺门而逃。关门的时候，他看见格兰娜又把头栽进了甜甜圈的盒子里……好像一个吸饱了氧气的潜水员，又纵身跳进了深渊。

第三章

伊格开车去了现代医疗诊所，因为那里可以直接就诊，不用预约。小小的一间候诊室几乎人满为患，潮湿而闷热。一个小女孩一直在高声尖叫，她躺在候诊室的中央，一边喘息，一边狂吠般地抽泣着。女孩的母亲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俯着身子，怒气冲冲却又心急火燎，一直在女孩耳边絮絮叨叨，一会儿威胁，一会儿诅咒，一会儿又好言相劝，说什么“如果现在不做以后就晚了”之类的话。那位母亲伸手想抓住女儿的脚步，却被她用黑色带扣的皮鞋踢开。

看来候诊室里的其他人都决定任由小女孩继续大喊大叫了。他们要么目光呆滞地看着杂志，要么面无表情地盯着屋子角落里静音的电视——电视里居然也在放着“我的挚友是个反社会者”。伊格进来的时候，有几个人瞥了瞥他，很多人都带着一种希望的神情，大概都盼着小女孩的爸爸赶紧过来，把她带出去痛打一顿。但大家看到伊格后就立刻把目光移开了，因为伊格一看就不像爸爸的样子，来了也无济于事。

伊格想起他应该戴个帽子来的。他把手举到额前，仿佛在眼睛挡住强光，希望能把那对角藏起来，害怕有人会看到它们，但是大家好像都没注意到。

房间另一端的墙上有个小窗口，一个女人坐在里面，前面还摆着

一台电脑。女接待员一直在盯着那个哭闹不止的孩子的母亲。当伊格站在她面前时，她立即抬起头，扯着嘴角，向伊格摆出了个微笑。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她问道，边说边伸手拿写字板，上面夹着一些表格。

“我想找个医生帮我看个东西。”伊格边说边把手稍微挪开，露出了那对尖角。

接待员眯起眼仔细瞧了瞧，撅着嘴做出同情的样子：“啊，看起来不太妙啊。”说完后她转回身子面对电脑。

这样的反应实在是出乎伊格的意料——当然，他并不知道别人应该有什么反应，他也从未考虑过。接待员看到那对角的反应，就好像看到的只是一根破了的手指或是一小片疹子——但不管怎么说她也算是有反应，好像是看到了他的角。她真的看到了吗？伊格感到很纳闷，为什么她仅仅是撅了撅嘴，然后就把视线移开了？

“我需要你的一些信息。姓名？”

“伊格·派瑞斯。”

“年龄？”

“二十六岁。”

“你在本地有固定的医生吗？”

“我好几年没看过医生了。”

接待员抬起头，若有所思地看着伊格，又皱了皱眉头。伊格觉得他要因为没有进行定期体检而被批评了。这时，那个小女孩的喊叫声比刚才更尖锐。伊格回过头，正好看见那孩子拿着一辆红色的塑料消防车玩具砸她的母亲。候诊室的角落里总是堆着许多玩具，供孩子们候诊的时候玩。孩子的母亲一把夺过玩具车，小女孩便顺势躺倒在地，对着空气一阵猛踢，就像被翻过来的蟑螂一样，又大哭起来。

“我真想冲过去，让她叫那个该死的小鬼闭嘴。”接待员说，声音